

天堂没有路标

赖妙宽◎著

献给林巧稚大夫

赖妙宽◎著

天堂 没有 路标

献给林巧稚大夫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没有路标/赖妙宽著,一厦门:鹭江出版社,
2006.2(2006.10重印)

ISBN 7-80671-566-5

I.天... II.赖... III.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09057号

天堂没有路标

赖妙宽 著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编:361004)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福新中路42号 邮编:350011)

开本 670×970 1/16 25.75印张 4插页 366千字

200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2006年10月第2版

2006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20301-32300

ISBN 7-80671-566-5

I·88 定价:35.00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第一章 战争的脚步声 001
- 第二章 两个老同学 015
- 第三章 鹭通的心病 029
- 第四章 离别 045
- 第五章 林可胜及鼓浪屿往事 059
- 第六章 一张机票 075
- 第七章 不速之客 092
- 第八章 女人的命题 109
- 第九章 海的女儿 122
- 第十章 又一次擦肩而过 142
- 第十一章 上帝的助手 158
- 第十二章 一夜之间 178
- 第十三章 解放 195
- 第十四章 惶惑 212
- 第十五章 革命洪流 232
- 第十六章 圣殿倒塌了 251
- 第十七章 打开心灵的窗户 268
- 第十八章 张开翅膀翱翔 286
- 第十九章 风云突变 303
- 第二十章 重逢 319
- 第二十一章 亲亲泥土 337
- 第二十二章 折翅的天使 355
- 第二十三章 回归 373
- 第二十四章 天堂之路 390

第一章 战争的脚步声

林巧稚认为，自己生活的转折点是1948年年底，如果人生有转折点的话。想到这儿，她有点难为情，“转折点”这个词对她来讲太盛大了，似乎不是她的东西；她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转折点，只是有些特别的时刻给她留下特别的印象。那时，接二连三地来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按她的说法是比半辈子遇到的还多，很难不叫她手忙脚乱地去应付。宁静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了，使她有些惊愕和不知所措。但生活终究没有折到哪里去，她终究还在医生的道上走。

林巧稚是个严谨细致的人，她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考。但是，在某一时刻，在特定的地方，当她偶然正视自己的存在时，头脑中就会闪过一种恍惚，有时竟如梦一般，既不真实又清晰可见，便隐约感到自己的人生中有一个重要的时刻无法跳过。这样，1948年年底北平临解放的那一幕就会浮现出来。当然，对自己存在的认知于林巧稚常常是稍纵即逝的，有时根本是茫然不知，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太空，别人可以看到它的轨迹，它却只有与其他流星交会时，才会发现自己。林巧稚就是这样一颗埋头燃烧自己的流星，她对轨迹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。

所以，1948年年底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国家和民众的命运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候，她仍在北平协和医院这个小天地里默默地忙碌。当老同学陈易修从背后叫住她，问道“嘿，你不走啊”时，她还不明白是什么事，仍笑着问：“去哪里呀？”

这是大概 10 月份的某天早晨，林巧稚像往常那样踩着钟点去上班，陈易修叫她时，她正要登上协和那个招牌似的圆形露台。这个露台对着协和大门，嵌在主楼的门厅前，有三道汉白玉阶梯可以走上去，正中一道是直线，两侧为弧形。协和医学院从建院起就有这个露台，设计者也许是为美观起见，但那一直两弧的阶梯却是一种分野。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资历高和有身份的人走正中的台阶，普通人从两侧走。这个露台对每个走进协和的人，都有一种警示作用，让他们知道自己正走进协和。林巧稚和陈易修已经属于走正中阶梯的人。

林巧稚已走到阶梯的上端，她站着回头等陈易修。陈易修紧走几步，还没靠近就神秘地说：“你想去哪去哪，就是离开老北平。”他跟上后，他们一起往主楼走。

与他们迎面而过的下级医生都让开道，立在一旁，对他们点头招呼：“主任早！”

他们一边回礼一边交谈。林巧稚问：“为什么要离开北平？”她在北平生活了二十几年，可没想过要离开。

陈易修说：“你没听说要打仗了吗？不少人准备走。”

陈易修有意把话说得严重一点，但他的神态与所说的内容相去甚远，笑嘻嘻的，既有掌握着秘密的得意，又有藏不住秘密的兴奋，对打仗的担忧却是怎么都看不出来。而后一句话，纯粹是为了引起林巧稚的重视，有些添油加醋的味道，他自己就还没想过要不要走。

林巧稚对陈易修说话的样子是早已熟悉的，因为她有关外面的消息大多由陈易修提供，而且都是陈易修自己找上门来说；但她每次听他卖关子都照样很焦急和好奇，脸上也表现出由衷的敬佩和喜悦。所以她马上又严肃又认真地问：“不是整天在打仗吗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干吗要走？”

陈易修耸耸肩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听说这次会大打，弄不好要改朝换代。”他迅速瞥了林巧稚一眼。

林巧稚想象不出大打是什么样子，改朝换代又意味着什么。本想再问一问，但看到就快走到两人分开的地方，陈易修在内科，她在妇产科，他们应该在 K 楼一层入口处分开，就先问她关心的事情：“你

想走吗？”

陈易修又看了她一眼，像以往那样急忙说：“我要问问你呢。”他总是这样，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林巧稚一个重要新闻，想法却要听林巧稚的；当然是让林巧稚先说，他才来反驳或附和。

林巧稚笑了笑，她知道，每次都问不出结果。他们就喜欢这样说话，两人只是郑重其事地议论一番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在他们身上，已有自己固定的行为模式，不会轻易被改变的，说话只是需要，结果并不重要。

陈易修对此也习以为常。到了路口，他们互相摆摆手，各走各的，对刚才的谈话内容都不太认真。林巧稚一进病房，就把此事抛到脑后了。

查完房的时候，一个产妇的丈夫忧心忡忡地跟在林巧稚后面问：“林大夫，她什么时候会生？”

“快了。”

那丈夫说：“能不能让她快点？”

林巧稚笑问：“怎么？急着当爸爸了？”

“不是不是，”即将当爸爸的男人显得很羞涩，“我是个军人，随时可能开拔，怕看不到。”

林巧稚看那男人一眼，不像军人，倒有几分儒雅之气，与他说的“开拔”有点对不上。她安慰道：“不要急，生产有个自然过程，还是要等的。”

男人点点头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林巧稚已经走了，又转过身来，隔几步远问男人：“你是说，要打仗？”

男人的眼神发直，对着她说：“是。”

林巧稚“哦”了一声又走了，她身后跟的一群查房的医生和实习生，都跟着她一停一动，但没人说话。林巧稚想到了陈易修说的事，看来真要打仗了，连生孩子都不安稳。她对主管的大夫说：“这个病人要注意观察，有事叫我。”

第三天凌晨，这个产妇在产钳助产下，生下一个七斤二的胖小

子，是林巧稚亲自接生的。她高兴地说：“好样的，让你父亲瞧瞧。”她把婴儿举起来，让母亲过目。

还躺在产床上的产妇突然“哇”地哭出来，一问，才知道她丈夫已经走了，不知还能不能回得来。

林巧稚看着一身血污的母亲和孩子，打仗的印象清晰地出现在头脑中，却是与血泪和骨肉分离联系在一起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

其实，北平已经一派乱象了。

从9月开始，东北打响了辽沈战役，关心时局的政客、军人、商家、有产者、学人、市民就已惴惴不安，因为北平与东北唇齿相依，那边一开打，这边就不安生。大家知道这回不像以往军阀之间的打打闹闹、轮流坐庄，这回是争天下的火拼。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内乱外患，政治力量已然明晰，如今只剩国共两党之争了。虽然自赶走小日本以后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摩擦就愈演愈烈，人们还不把这种摩擦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，只是觉得蒋介石气量太小，连个立锥之地都不给人家。当拥有几百万“国军”和美国先进武器装备的蒋介石，终于不顾舆论重兵“围剿”正在延安搞大生产的毛泽东时，大家都以为老蒋这几年对共产党封杀不成的恶气是出定了，只有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，多年来就东躲西藏地逃避蒋介石和各路军阀的追打，这下恐怕是在劫难逃。但没想到越打越勇的解放军像蛟龙一样冲破“围剿”，把“国军”杀了个人仰马翻。局势随之发生转变，解放军也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。这回的辽沈战役，正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正式叫板，虽是小试牛刀，但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战火弄不好就会烧至自己身边，当然不全是枪炮的问题，而是对社会变化的担忧。如果共产党赢了会怎么样？他们无法想象共产党提倡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，有钱和没钱的人都不相信大家可以过一样的生活。

辽沈战役从9月中旬打到10月底，北平人也跟着一惊一乍的，多数人以为国民党军不会那么不经打，只要东北还保持原状，北平就可再过一阵太平日子。到了10月15日，东北通华北的门户锦州被解放军打开，东北“剿总”副司令范汉杰成了解放军的俘虏，被困长

春的“国军”余部有的起义有的投降。消息传来，北平一下子如受惊的蚁窝，乱成一团。有钱有势的国民党大官们，纷纷抢购黄金和美钞，争先恐后乘飞机南逃。中下层的官员们无处可去，只得怀着惶恐的心情，思谋着自己找一条后路。有钱人家拿不准共产党来了以后会怎么处置他们，都说共产党跟有钱人过不去，于是慌忙收拾了细软、带着家小走为上，先避一避再说。至于外国人，早已得到本国政府的照会，中国内乱，政局难料，先打道回国去了。

城里来回穿梭的汽车、火车、人力车，不是载了当“炮灰”的大兵，准备应付解放军的围打，就是载着急于逃命或赶回家去“死也要与家人死在一起”的人们，倒也一副热闹景象。老百姓却是照过自己的日子，该吆喝的吆喝，该卖力的卖力。从八国联军那会儿起，京城里的百姓就没个安生日子，他们见得多了，遭的罪也多了，自认小命不值几个钱，世道怎么变都轮不着自己操心。看着那些爷们急的慌的，心里倒生出几分乐子来。

这之前，北平城里的各种传说就跟满街飞舞的纸屑一样，既扰人又由不得你不理会。说得最多的当属那些富贵人家的逸事了。平日常里，人家深宅大院的，平民百姓哪能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这下天地要变了，他们就像受了惊吓的虫子，纷纷从地底下、墙缝里、草丛中蹦跶了出来，明晃晃的在人们的眼皮下亮着，着实让人大开眼界。老百姓先是乐滋滋地看他们的暴露、狼狈，后又惊诧于他们的穷奢极侈，想想自己日复一日劳碌艰辛的生活，突然变得不堪忍受，原来不甚了然的怨恨不平，刹那间强烈而尖锐起来。同样是人，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现在终于看到有钱人的麻烦了，自己却是一身自在，不禁为共产党叫好，早该有这一天了。

恰巧西山的机场传来消息，一架满载着财物的小型飞机在怀柔那边坠毁，方圆几十里都散落着名贵的字画、古董、金银首饰，东西砸着了谁家，谁家立马暴富，把那里的农民给乐疯了，每天都望着灰沉沉的天空，巴不得再掉下个什么来。

且说有个二瞎子，平时连路都走不清楚，此时也不甘示弱，那天紧赶慢赶上村口去，猛地抬头瞅着天上掉下个大家伙来了，急奔过

去，没想到一头撞在一棵老榆树上，当场昏死过去。等众人泼了冷水，灌了童子尿，将他摇醒过来后，他眯瞪着瞎眼，不先感谢众乡亲，却直叫谁抢了他的东西，是他先见着的，归他所有。大家听了都骂，好个二瞎子，要钱不要命了，就凭他那两只吊白眼，天上落下个金娃娃也看不见，还归他所有呢！

大家就问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
二瞎子说：“黑乎乎一大家伙，从东南端斜飞过来，这么、这么个样子。”

他用手比画着一个东西的模样。大家哗啦全笑歪了，说二瞎子呀，你真是想发财想糊涂了，就是玉皇大帝要把三女儿送给你，也是叫她直直落下来便当些。那斜飞过来的能是个好东西？葫芦腿家的老母鸡刚被老鸦叼了去，怕就是你看到的宝物吧？二瞎子想想也是，那东西飞过来可真猛啊，要是字画、包裹什么的，不会见鬼了似的直扑过来。自己也确实是财迷心窍，什么也没看清楚，只好借捂住额头的血包，把脸遮住，心里羞愧得不行，又直叫倒霉，怎么会把老鸦看成宝贝了？眼瞎不打紧，心懵才叫糟呢，乡里乡亲的，这般出丑，以后可怎么见人？

可见那从天而降的钱财，那突然变故了的生活，让人徒长了多少邪火啊。

话虽如此，怀柔的运气，还是惹得城里人心痒痒的。有些闲人赶紧往怀柔跑，反正闲也是闲着，说不准还能在哪棵树上捡个青铜器或在某个石头缝里找出金元宝来。发横财的梦想突然在战乱期间变得现实而诱人。没往怀柔跑的人，得空也常在前门、大栅栏、珠市口一带转悠，眼紧盯着街边、墙旮旯，心里巴望着能撞见个从人家车上掉下来的宝物。果真也能让人捡匹绸缎或捡个搪瓷盆什么的，欢叫声、哄抢声便四下而起，街头一时也热闹、精神了许多。

但是，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外交部街，依然沉静而慵懒。

时令已是隆冬，下过几场雪，举目是白花花的一片。清晨的街头，零星走过几个行人，都步履匆匆，缩着脖子，袖着手臂，肥厚的

穿戴，使人看上去仅是一团滚动的棉状物。倒是腰间紧扎的宽布巾，既抵御着风寒，又显示出精气神儿，让人知道这是在大清早出来讨生活的主儿。街两旁灰黑的四合院还在睡梦中，仍显出一副四平八稳的大爷相，偶尔从里面传出一点人声和锅盆的磕碰声，即被厚重的围墙和积雪捂成老屋依稀的梦呓。

远远地，街的西头传来一阵疙瘩糊的叫卖声，旺儿爷沙哑的嗓音在清晨的弄堂里迂回，似乎跟他的步子一样晃悠，有的便挂在了路边无所事事的杨树、槐树的枝丫上。光秃秃的枝丫早已按捺不住，立即迎着旺儿爷的叫卖声快活地摇摆起来，一副谄媚相。但是，没有叶儿，实在是摇摆得勉为其难，只抖落了些许雪花和冰凌。夜里下了一场薄雪，早上雪停了，太阳却出不来，天色昏暗。

林巧稚醒了。每天的这个时候，她都准时醒来，跟定了机关似的。即便夜里到病房里忙个通宵，只要还上床睡了，到了这个点儿，必定是要醒来的。如果她忙了大半夜，又早早地醒来，侄女鹭菲是要心疼她的，免不了要骂几声旺儿爷：“吵吵吵，就知道卖他的疙瘩糊！也不知道人家整夜没睡。”

林巧稚便笑吟吟地听鹭菲耍性子，好像听戏文似的，有时会揶揄她几句：“你别神气，哪天叫你也去卖疙瘩糊，看你还说人家不？”

鹭菲仍嘴硬，说：“我若是卖疙瘩糊，才不这样吵吵嚷嚷的呢！”

“那街坊怎么知道来买，大清早的，人家是听到叫声才出来的。”

鹭菲也想不出好办法，只好挂了免战牌：“我不卖了嘛！”

“哦，认输了，没疙瘩糊吃喽。”

两人“哧哧”笑起来，轻轻的。她们的谈话和说笑都柔声细语，好像嗓门开到某个程度，都会自己收住。她们不习惯高声喧嚷，如果身边突然出现某种尖锐或响亮的人声，常会使她们感到惊讶和局促。所以，这座两层的“南北楼”，总是静静地立在外交部街5号的院子里，像个腼腆的大家闺秀。楼里面偶尔传出钢琴声和歌唱声，也悠扬舒缓，很快消解在周围的绿意和恬静之中。

外交部街5号有一个雕花的弧形大铁门，门内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两侧有树木、花草和鹅卵石铺成的小径，每一条小径通向一座楼

房，每座楼房住着一位协和医学院的教授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有十几座楼房的花园大院，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命名。林巧稚住的是“E楼”，在入门的右侧，她又把E楼称为“南北楼”，意即一座住着南方人的北方楼房。

小楼是西洋风格，一道九级的石阶把花园小径引向一楼的起居室。楼房自然是回廊、露台、拱形的门窗、高大的哥特式屋顶，卧室、起居室、书房、厨房、盥洗室、贮藏室、地下室等样样俱全的建筑。楼旁还有一个木栅栏围起的小花园，花园里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，已有些年岁的模样，却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睁大身上无数的眼睛，既看着房屋，又注视着来人。林巧稚喜欢这棵白桦树，管它叫“吉米”，说它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先生。吉米受了赞扬，挺拔的身躯就日夜站在她二楼卧室的窗前，像一位忠心耿耿的绅士。

林巧稚喜欢吉米，喜欢“南北楼”，每当走进外交部街5号的雕花大铁门时，她都会有一种欣然、满足的感觉。早年这里几乎清一色是外国人，协和医学院在建校之初，就同时在学校附近的外交部街和新开路的北极阁建了30余座小洋楼，供高位教职员居住。这些高级教职员多来自国外，以美国人为主，也有英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比利时的。当年住在外交部街5号的人，都是协和乃至世界一流的医学专家，在中国医学生眼里，是个可望不可即的去处。后来，自己也跻身其间，实现了青少年时代就立志的“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”的心愿，一种成就感和荣誉感就与外交部街5号的幽雅和舒适融合在一起。当那些金发碧眼的左邻右舍彬彬有礼地与她点头招呼，称她“林博士”、“林教授”或是“密斯林”时，她的心中总是交集着既骄傲又感激的心情。作为协和培养出来的中国医学博士、教授、主任，林巧稚对协和有着无限的依恋和热爱；作为中国人，她又有一种不为人后、要与外国人比高下的振奋。在协和这个建立在中国古都的洋人帝国里，林巧稚时时都体会到作为中国医学家的价值和意义。

但是，现在不同了，协和医院也人心惶惶的，大部分的外国雇员都想走，有的已经走了。虽然协和严格的工作制度使日常的医疗工作还有条不紊地进行，但原来的学术气氛和探索精神已如无根的浮萍，

轻飘而随意，甚至荡然无存。协和医院，包括外交部街5号呈现出不安和冷落的景象。林巧稚走在其间，不禁怅然若失，对眼下的时局也生出几分忧烦。

与“南北楼”相对的“G楼”是内分泌科主任格林教授住的地方，现在已是人去楼空。已经有一两个月时间了，一时还没人来住。林巧稚想起格林家温暖的灯光，傍晚时分的欢歌笑语，和格林太太做的一种好吃的小圆甜饼。她经常在烤好后，用一个青花瓷碟装好，叫小女儿端过来给林巧稚分享。如果林巧稚在家，就会在青花瓷碟上回放一些巧克力、杏干、果脯等小吃食，或是在女孩儿肉乎乎的小手心心里放上自己手工缝制的小玩艺儿，绸料子做的小粽子、小青蛙或小枕头，也就一颗糖果大小，色彩鲜艳，惟妙惟肖，还绣有精致的花边。这时，小女孩会兴奋得尖叫起来，手心抓得紧紧的，飞也似的跑回去向妈妈报告，常常把青花瓷碟给忘了，林巧稚还要让佣人吴妈再送过去。

格林家的花园与林巧稚的花园正好连在一起，两家有时会在礼拜日的下午一起在花园里喝茶、聊天。林巧稚兴致来了时，还会与格林的三个女儿一起玩一种英国小孩子玩的找木偶的游戏。现在，小女孩的笑声仿佛还在，小圆甜饼在舌背上融化时香酥的感觉依然，但格林家花园的落叶已被积雪覆盖，一派荒凉景象。拆了窗帘的窗户黑洞洞的，给了林巧稚无尽的担忧和思念，她不知道格林一家是否已安全到达英伦群岛。每次从窗前俯瞰格林家的楼房和花园，林巧稚就觉得一种自己熟悉的生活正在远去，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惆怅。

格林在回国之前曾携太太到林巧稚家做客，一是告别，一是劝说。格林在协和工作了七八年时间，对林巧稚的医术和人品十分欣赏，两家又是邻居，而且林巧稚儿时的启蒙老师玛格丽特也是英国人，所以林巧稚的教养、品味、生活习惯都是传统的英式，两人相处甚佳。现在时局混乱，格林在回国之前，很想动员林巧稚也到英国去，一方面为她的安全考虑，一方面也想为英国带回一个优秀的妇产科专家。格林太太甚至希望林巧稚到英国后还当她的邻居。她的小女儿已经闹过几次，如果不把林阿姨也带走，她就不回国。在他们看

来，这种时候，林巧稚到英国去工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现在，英国和欧美一些有名的医院、医学院，都趁中国政局动荡，大肆网罗人才，各式各样的绣球纷纷抛到协和。协和医学院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校，在国际医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，协和培养出来的医学家受到了世界各地医疗机构的欢迎。1932年到1933年间，林巧稚曾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医学院和伦敦妇产科医院进修过，取得很好的成绩。林巧稚在妇产科界享有盛誉，她到英国去不愁没有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。她毕业后到协和工作的第一个指导老师就是英国人安东尼，现在她的恩师安东尼医生还在伦敦皇家医院工作。她视若母亲的玛格丽特老师也在威尔士郡，林巧稚若到英国去，正好可以重温旧梦，也可躲过国内的战乱。

所以格林开门见山就问：“林，您是否考虑到英国工作一段时间？”

林巧稚摇摇头，她根本就没考虑。

格林说：“人们都说共产党来了很可怕，你不怕？”

林巧稚也没有想到这个的，她觉得自己好像没怕过医疗工作以外的什么事情，平时最怕的是病人变症或出现没见过的情况。若还怕点什么东西，可能是从小就怕的虫子，各种肥大松软的爬虫都令她毛骨悚然，松毛虫、葡萄虫、菜虫，只要是肥软蠕动的虫子她都怕。那还不止是怕，应是恐惧。在老家鼓浪屿，有一种在夏天晚上就倾巢而出的鼻涕虫，一只只黏在花园的墙壁、树干、花盆、鱼缸上，到了白天却缩成一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在它们爬过的地方留下一道道亮晶晶的爬痕。林巧稚小时候在花园里与小朋友玩捉迷藏的游戏时，一不小心手按到鼻涕虫，就是一种冷冰冰、黏乎乎的感觉，令人恶心至极，她常常会失声惊叫，也就一下子被人抓住了。所以，她对鼻涕虫尤为讨厌。

林巧稚怕虫在协和医学院还小有名气。还在当学生的时候，有一次上病理解剖课，一个病人的尸体上，有孔的地方如鼻孔、口腔都有白色的小虫在探头探脑。腹腔切开后，还活生生的蛔虫立即像面条一样从切口涌出，爬满尸体和解剖台。林巧稚当即惨叫一声昏过去。这

件事成了协和医学院教学史上的一个小插曲，常要被老师拿来戏说一下，说明寄生虫对人体的侵害程度，倒是让学生印象深刻。

林巧稚不了解共产党，不知道要怕什么，但国民党包括以前的日本人，她都没怕过，现在实在也找不到怕共产党的理由。就问：“为什么要怕？”

格林就把别人传说的，共产党打倒富人，不允许有个人财产，不让人过舒适的生活，不喜欢有学问的人，专家学者统统要被叫去干苦力的说法学了一遍。

林巧稚觉得不可思议，问：“他们怎么能这样？”

格林耸耸肩，表示他也不理解。

“我不是富人，我没有财产，我不怕。”林巧稚摇摇头说，“我是医生，我不贪图享受，他们不会反对我。共产党不会生病吗？不需要医生吗？他们允许老百姓生孩子吧？他们自己也生孩子吧？总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吧？”

格林也觉得道理说不通，赶紧声明他也不知道，只是听说。但一般地讲，任何政府，任何时代，只要有人，医生都是需要的，生孩子也是要的，“否则，人类如何繁衍？上帝是要动怒的”。

林巧稚说，只要还需要医生，人类还要繁衍，就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。

格林明白政府不会影响林巧稚的选择，就说：“现在到处在打仗，以后这个国家的情况也难预料，你不如先到英国去，同样可以看病，还可以搞你的研究。”

林巧稚摇摇头说：“我已经去过了，不想再去了，我只想为我的同胞做点事，这是我当年学医的心愿。”

格林知道劝不动林巧稚了，便祝她平安、幸福。林巧稚也祝他一路平安，还委托他到英国后帮她找找自己儿时的老师玛格丽特小姐。

现在，不知格林一家怎么样了。才一个多月时间，好像过去了一年那么久。

楼里静悄悄的。远处，旺儿爷的疙瘩糊已经卖到了东头。

一楼南屋鹭菲夫妻住的卧室，门开了，鹭菲穿着睡衣出来，这使她的身孕愈显昭然。

林巧稚放下手里的杂志，小声问：“阿菲，醒啦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还早哪。”

鹭菲站到餐桌旁：“睡不着了。”她一副困倦的样子，鼓起的肚子正好超出桌面。

林巧稚顺手在她的肚子上摸了摸，手心放着感觉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很好，小家伙挺老实的。”

鹭菲的脸上有了点喜色，说：“动个不停呢，还老实。”

“动才好啊，他就要出来见妈妈了。”林巧稚说着，自己先高兴地笑了。

鹭菲也笑，这才转了个话题问：“三姑，听说协和的不少教授都离开北平了，你怎么想？”

林巧稚不说自己怎么想，反问道：“怎么？你也不放心了。”

鹭菲有点不好意思，说是阿雄不放心。阿雄是她丈夫，是协和的儿科主任，昨天他的一个同学走了，让他有点沉不住气，昨夜他们夫妻为此事谈得一夜没睡好。

林巧稚问：“哦，谈得怎么样了？”

鹭菲又不好意思了：“也没谈什么，就是挺讨厌的。”

林巧稚说：“是啊，真讨厌！你不要多想，安心养小孩，三姑等着给你接生呢。”

“嗯。”鹭菲体贴地说，“阿雄说，世道很乱，您要小心啊。”

“知道。”林巧稚拍拍鹭菲的肚子说，“咱不能乱。”她站起来，走到门边的矮几旁，拿了包，“我得早点到病房，有个病人不太放心。”

鹭菲看着林巧稚下了门前的石阶，瘦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拐弯处，不觉得又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肚子。

这天，林巧稚收到大哥振明从厦门寄来的信，大哥在信中要求她带一家大小回鼓浪屿去。大哥倒不是对共产党、国民党有什么看法，

他是怕仗打起来，枪炮不长眼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岂不白白送命？再说仗打成这个样子了，都传说国共两党难分输赢，将来会以长江为界，划江而治，要是北边真成了共产党的天下，那么一家老小岂不相望两茫茫？大哥说，自己已经年迈多病，活着的时日不多了，最大的心愿是能看到一家团圆，不要一家人天南海北的。大哥在信中写道：“……汝是心志高远之人，北平有汝施展之天地，为兄深知，亦多支持。然战祸无情，生命珍贵，何不暂避观之，待情势妥定之后再作打算不迟。况世间之大，何处无用武之地？汝若嫌厦门乃弹丸小岛，可到英美列国，若不愿寄人篱下，亦可到香港、台湾，汝学之术，世人皆需，大可不必在一个地方罹灾受惊……切切。”

大哥写了厚厚一叠乳黄色红条细宣纸，每个字都有一个私人印章见方，一笔一画写成，想必是瞪着昏花的老眼写成的。“亦多支持”是补写进去的，挤在两排字之间。林巧稚明白大哥补写此句的意思：“以前你的要求我都尽力支持了，现在能否满足我一下？”无助和小心跃然纸上。她不禁心酸，何时让大哥要这样恭顺自己了？她觉得对不起大哥，自己能到协和读书，完成学业，盖因大哥的无私支持，以后留在协和工作以及把几个侄儿侄女接到北平求学、求职，也因了大哥的理解支持。他为了小妹和儿女的前程，倾其所有，却未曾享受到他们事业有成的照顾，一个人留在鼓浪屿，从无怨言。现在，战乱在即，他年老体衰，要求一家大小回去团圆，该不为过啊。

大哥还满怀深情地回忆了林巧稚儿时的活泼可爱，怀念父亲在世时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。如今，魂牵梦绕的小八卦楼已易主他人，每回从小巷走过，听到墙内童稚之声喧哗，闻到父亲种下的七里香花香四溢，犹如回到了从前。然逝者如斯，唯盼有生之年，能在鼓浪屿看到林家人丁兴旺地重聚。

大哥的信让林巧稚伤感不已，她仿佛看到大哥翘首以待又失望无奈的神情。长兄如父，林巧稚对大哥的依恋和感激难以言表，本以为培养侄儿侄女，让他们事业有成就是对大哥的回报，不想却造成了大哥晚年孤单的结果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
收到信的那会儿，林巧稚曾动了回乡的念头，但她只是想回去看